

南寨公园的底蕴

温虹

我从南寨公园北门入，就见广场西边，立着巨幅游览图，公园由东西向瘦长条与南北向长方形垂直相交而成。路上走着几只大白鹅，身躯臃肿，一步三摇，人来不惊。跟着大鹅，走进路边一处落着几只白鸽的广场。几位家长正指点着小孩，向广场上撒几把玉米粒，霎时，一大群鸽子扑啦啦地从天而降，落满广场，抢啄着米粒，米粒抢尽，又扑啦啦飞起，遮天蔽日，落在一旁鸽舍的坡顶上养精蓄锐。我买了一袋鸽食，攥在手心，慢慢地伸开手

掌，窝成食盆。早有一只眼尖的鸽子扑闪着翅膀飞来、悬停、灵巧地啄食一粒米远去。在一愣神的瞬间，又飞来一只鸽子，脚爪抓紧我的指尖，不慌不忙地啄食起来。

广场南边横一水潭，那群大鹅站在岸边。一只大鹅踩在光滑的碎石上，更站不稳，笨拙地摇晃了几下，滑进水里，红掌轻快地拨着青波，汇入鹅群里，弯颈逮食游鱼……水潭里长着几丛翠绿的芦苇，已有两米多高，挤得密不透风。过潭上曲桥，

返回到直路上，回望门匾上书“向天歌”。

路对面，又聚出两处小潭，岸线曲折。潭岸小径旁躺着一张张单人或双人直靠背树椅——能工巧匠找了几段两米长、合抱粗的圆木柱，切削而成。坐于椅上稍歇，放眼望过，一池萍碎，荷叶上托着几朵白色的荷花，鲜艳欲滴；湖心孤立一座六面体玻璃亭，侧伸出一条长桥，直通潭岸。

起身沿林间小径走去，前方绿带中央，平行立着几座圆磨盘，厚厚的，一人多高，中心凿出20厘米见方的方孔，弥漫起

一派天圆地方的寥廓深意。远处草坪里矗一大一小两张方框，走过去，站在一人高的方框内，拍几张相片，打上了南寨公园特有的水印。

南寨公园本有苗圃的底蕴，树木修剪功力深厚，风格多变，杨柳参天，灌木似球，松树撑伞……林间空出几处平地，绿草成片，菊花、蒲公英点缀出花毯。林边塑几只花斑长颈鹿，仰食树叶。直道入喧，曲径通幽，大都市边缘遗世而独立着一处小众林海莽原……



汾河湾里看家乡

拍摄时间:2023年6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进入仲夏季节，太原的天气大多数日子清爽、通透、明亮，尤其是汾河两岸更显妩媚，一派锦绣，让人想起了那首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的歌曲。

杨靳葆 摄



常家庄园游花园

程静杰

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，我和大哥陪着母亲来到常家庄园。因为大哥以前来过，就成了我们免费的“导游”。

大哥说咱们先从花园里开始吧，走一圈正好绕进庄园的正街。我想着所谓花园不就像孔祥熙故居里，一个供过去小姐丫鬟们闲时散心的小园子嘛。然而，进了花园才知自己孤陋寡闻，原来它足足有一个公园的规模。母亲八十多岁了，腿脚不好，走得很慢，转了半天估计也只走了花园的一半。一个庄园内有这么大的花园还真是头回见。大哥用手机软件将花园与文瀛湖作了对比，面积几乎相差无几。由此可以想见庄园主人一定是个颇有闲情逸致的人。

时至初夏，园里绿树与湖水相映成景，长廊与藤蔓依偎成趣，给人一种安逸舒朗的感觉。难怪母亲一路上念叨:就这样走走最好，到处绿油油的，空气也新鲜。

要说能见证庄园变迁的就属杏树和枣树了。杏林中每棵树的树腰都粗过大锅盖，树龄起码上百年，它们现在依然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，丝毫不惧岁

月的侵袭。枣树则老态龙钟、皮裂骨缩，伫立千年，早已不见当年的风采。倒是它身边长起的枝干如同子孙一般，直挺挺冲天勃发、生机盎然，昭示着家族的延绵和兴旺。

我们沿着石径来到一座名叫观稼阁的阁楼前驻足拍照留念。一对阳泉来的中年夫妇很是羡慕，说看到我母亲精神很好还能出来走走，就想起他们的母亲，他们非常愿意带她到处转转看看，可母亲只想在家附近遛弯儿，不愿远足，有些遗憾。是啊，有生之年多看看各处美景，不啻为一种人生体验，一种性情陶冶，对身心健康大有益处。

时间大约过了两个小时，我们才从花园走到正街景点。因为时间关系和母亲身体状况，我们没有继续再逛，吃了午饭就返回市区。这样也好，逛花园也许更能体察到庄园的独到之处。花园无疑是庄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就像镶嵌在庄园中一颗碧绿的翡翠，让游人赏心悦目、爱不释手、流连忘返。



踏古老牛湾



夏初，我们沿着黄河旅游公路，来到老牛湾旅游。

老牛湾位于偏关县，是明代偏头关的军事要塞，黄河入晋的起点，也是黄河与长城相交的地方。

老牛湾古堡三面环河，峭壁林立，北面的峭壁下就是闻名遐迩的老牛湾。古堡民居因地制宜，错落有致，有窑洞式院落60余座，房屋200多间，其建筑材料、生活器物皆取材于当地的绵羊石，被游人称之为“石板民俗博物馆”。

走过石板村，来到老牛湾堡最北边的老牛湾墩，也被称为“望河楼”。这是一座12米高的砖石空心城楼，是古堡重要的军事防御设备，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墩”。墩内有供士兵上下的通道，墩上设有堞口，用来瞭望黄河对面的敌情，并可以点燃狼烟向东、南两边的长城传递军情。如今这座保存完好的墩台已成为老牛湾景区的标志性建筑。

老牛湾墩也是观赏老牛湾的最佳位置。刀劈斧凿的峡谷，壁立千仞，夹峙着黄河水奔涌而来；河水在老牛湾回环转折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弯环，弯环处的黄河两岸各伸出两个犄角，像老牛的弯角拱卫着弯弯曲曲的黄河；晋蒙交界的清水河从另一侧峡谷中蜿蜒流过来，汇入老牛湾处的黄河之中。老牛湾处的黄河水碧绿而清静，像一条绿绸平铺于峡谷中，抖动着绿色的涟漪。几条游船游弋于犄角处的黄河中，滑出几道浅浅的波纹，惊扰着寂静的老牛湾。

老牛湾还流传着一段优美的民间传说。相传古代黄河泛滥，太上老君感念民生疾苦，遂带着他的坐骑大青牛下凡治理黄河水患。当大青牛看见对面明灯山上亘古不灭的明灯闪烁时，受惊转头，在大地上犁出这道神奇的大湾。

其实，老牛湾是受黄河水流侵蚀和风蚀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峡谷曲流，下游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又拦住了奔腾的黄河水，在弧形的峡谷中展现出优美的曲线和宽阔的湖面，形成了老牛湾“高峡出平湖”这独特的自然景观。

踏着古堡的石阶路，走到一处宽阔的港湾，这里就是老牛湾堡的古码头。黄河作为古代水运的黄金通道，对蒙汉之间的商品贸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黄河进入老牛湾后，峡谷高深，河流湍急，上游来的船队到老牛湾后，要换上山西经验丰富的艄公，才能闯过晋陕峡谷的弯道险滩。因此，老牛湾堡便成为黄河入晋的古码头。想当年，这里桅杆林立，酒肆客栈遍布村落，热闹非凡。

踏古老牛湾，不仅踏着古堡的古朴与雄浑，也仿佛踏着那金戈铁马的边塞岁月，同时也踏着黄河母亲的宽柔与激